

—— 在场

《诗经》里的春天

樊耀文

尹吉甫，这位西周时期杰出的政治家、军事家及文学家，被誉为“中华诗祖”，是《诗经》的主要采集者与编撰者，其衣冠家坐落于南皮县黄家洼村西南。而沧州，作为《诗经》的重要传承地，其传承人为毛亨与毛萇叔侄，传承区域涵盖古河间国，即现今的献县、泊头一带。

在尹吉甫相关的《诗经》篇章中，虽未对春天各阶段进行严格明确的划分，但从字里行间仍能感受到不同时期的春意。

《诗经》对春天的描绘独具匠心。自初春的萌动，经暮春的繁华，至末春的余韵，《诗经》凭借独特的艺术手法，展现了春天的多样景致与盎然生机，成为后世诗歌创作的典范，承载着中华民族诗歌文化初始的辉煌与智慧。

《诗经》中的初春，犹如万物苏醒的序曲。在《邶风·谷风》中，“习

习谷风，以阴以雨。黽勉同心，不宜有怒。采葑采菲，无以下体？德音莫违，及尔同死。”虽未直言及初春，但风雨交加的景象恰似初春时节的乍暖还寒、气候多变。此时的风，轻柔中带着寒意，雨丝细密而清冷，唤醒了沉睡的大地。诗人借自然之景起兴，引出夫妻情感的变故，暗示在初春这个孕育新生的季节，人际关系亦如自然万物般，迎来新的开端与挑战，充满了未知与变数。

再看《卫风·淇奥》，“瞻彼淇奥，绿竹猗猗。有匪君子，如切如磋，如琢如磨。”淇水之畔，嫩绿的竹子在初春的滋润下茁壮成长，修长柔美。它们不仅是自然生机的象征，更激发了诗人对君子品德的赞美。通过对初春植物的细腻刻画，自然之美与人格之美相融合，展现出一种清新高雅的意境。在《诗经》中，初春不仅是自然季节的起

始，更是美好品德与情感萌发的象征，开启了对对生活、对道德追求的新篇章。

随着时光流转，《诗经》中的暮春展现出一片繁华景象。在《郑风·溱洧》中，“溱与洧，方涣涣兮。士与女，方秉蕢兮。女曰观乎？士曰既且，且往观乎！洧之外，洵訏且乐。维士与女，伊其相谑，赠之以芍药。”暮春时节，溱水与洧水浩荡奔腾，清澈明亮，河畔花草繁茂。男女青年手持香草，相约出游，嬉戏打闹，互诉衷肠，互赠芍药以定情。诗中的暮春洋溢着青春的活力与爱情的芬芳，将生机勃勃的自然与人们内心的喜悦、炽热的情感完美融合。自然的繁花似锦映衬着人间的情意绵绵，花朵的绽放象征着爱情的萌生与茁壮，每一处描写都洋溢着生命在这一时节的蓬勃力量与生活的甜蜜幸福。

同样，《邶风·凯风》以温暖的南风拂过酸枣树的意象，描绘了暮春和煦的阳光与柔和的风。“凯风自南，吹彼棘心。棘心夭夭，母氏劬劳。凯风自南，吹彼棘薪。母氏圣

善，我无令人。”酸枣树在南风的吹拂下茁壮成长，犹如子女在母亲的关爱下长大成人。诗人借此表达对母亲辛勤养育之恩的感激，使暮春的温暖与亲情的深厚相互交融，赋予了暮春这一季节更为丰富的情感内涵，在繁花绿草间流淌着浓浓的人伦温情。

而在《诗经》中，末春则多了一份惜时与感怀的愁绪。在《小雅·采薇》中，“采薇采薇薇亦作止。曰归曰归，岁亦莫止。靡室靡家，玁狁之故。不遑启居，玁狁之故。”出征的战士在采薇时看到薇菜由初生到变老，感慨时光流逝，战争未息，归家无期。末春时节薇菜的变化成为时间的刻度，刻下了战士们内心的沧桑与对和平生活、家庭团聚的渴望。此时春天已近尾声，自然的变化引发了诗人对人生境遇、家国命运的深沉思考，那一抹残春之色承载着厚重的情感与深刻的时代烙印。

《小雅·蓍之华》同样以蓍花在末春的枯萎变黄为背景，“蓍之华，芸其黄矣。心之忧矣，维其伤矣！蓍之华，其叶青青。知我如此，不

如无生！”诗人面对此景抒发了生命的哀伤与生活的苦难。在这春将逝的时刻，万物由繁荣走向衰落，诗人触景生情，将个人命运的悲戚与自然的荣枯紧密相连，让末春的景象成为苦难人生的映照，体现出《诗经》对生命脆弱与无常的敏锐洞察，于残春之中吟唱出一曲忧思难忘的悲歌，拓展了诗歌情感表达的深度与广度。

《诗经》中对春天的描绘充满了奇妙的想象力。诗人善用比兴手法，将自然之物与人类情感、社会现象巧妙联系。如《周南·关雎》中，以雌雉鸟的和鸣求偶来类比君子对淑女的爱慕追求。雌雉鸟在春天的河洲上嬉戏，成双成对、情意绵绵的形象，引发了人们对美好爱情的向往与想象，使抽象的情感变得具体可感，赋予了春天爱情的灵动色彩。这种跨越物种的联想，在现实与想象之间架起桥梁，让诗歌的意境更为深远，情感更加真挚动人。

《诗经》中有关春天的篇章，展现出中国古代诗歌萌芽阶段的独特审美价值。



年戏（中法建交六十周年河南卫视走进法国卢浮宫国际交流展油画一等奖） 韩砚君 作

—— 读城

旧州古城

范 恒

周末，我与朋友一同前往沧县旧州镇，探访历史悠久的沧州古城。

旧州之所以得名“旧”，是因为它曾是沧州的旧治所，历史可追溯至西汉高祖五年（公元前202年）。

在旧州镇东南，远远望去，一排土丘蜿蜒于田野之中，那便是旧州古城墙的遗迹。城墙的弧度展现了古城昔日的规模；历经千年的风雨侵蚀，部分城墙仍高达七八米、宽三四米，足见当年城墙的雄伟坚固；城墙内四野散落的残砖断瓦，仿佛在向后人诉说着往昔的繁华景象。

漫步城墙，拾起断瓦，思绪穿越古今。寒风中眺望古城，心中满是零乱的思绪。

古城首次遭受重大破坏，源自

“靖难之役”。明朝建文帝即位后，与侍臣密谋削藩，燕王朱棣起兵反抗。双方在北方多地展开拉锯战，最终朱棣登基为帝。战后，北方人口锐减，明政府从山西等地组织民众迁至此处，形成了本地“问我祖先来何处，山西洪洞大槐树”的民谚。

古城第二次重大变迁，源于上世纪60年代的油田进驻。旧州成为国家石油开发的重要区域，井架、炼油厂与输油管道陆续建成，为古城注入了新的时代印记。

此后，古城又经历了第三次变迁。为根治海河水患，一条人工河穿城而过，将旧州一分为二。彼时水利工程关乎民生大计，百姓得以摆脱旱涝之苦，古城再次见证了时代发展的

抉择。

如今，两岸遥相呼应的古城墙，宛如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，长年默默守望。宽阔的南排河在古城间静静东流，河水映照着旧州跨越千年的身世与新生。

古城怀抱中，还矗立着沧州的象征——铁狮子。这座铸造于后周时期的文物，历经风霜仍巍然屹立。1961年，国务院将其列为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自上世纪50年代起，铁狮子经历了数次科学修缮，凝聚着无数人守护文明印记的心血。

漫步旧州，夯土城墙的裂痕如时光刻下的皱纹，铁狮子斑驳的身躯沉淀着岁月的厚重。古城的每一次变迁，既是历史的足迹，亦是文明延续的见证。南排河的流水无声，却仿佛在轻语：破碎的砖瓦终将归于尘土，而一座城的灵魂，永远生长在它拥抱过的天空与大地之间。

—— 汉诗

植树

燕金城

阳春三月 种上一棵棵树 捧起阳光，用水滋润 暖风抚摸，生根发芽 嫩叶里长满甜美梦想

一片片绿叶 像迎风飘扬的旗帜 涂浓春天，邀来百鸟歌唱

每棵树，扎根肥沃土地 追云逐日，快乐生长 笑迎风霜雨雪 静心修炼，终成栋梁

—— 温故

发小“干河”

王学佩

“干河”是我儿时玩伴的昵称。

“干河”与我同岁，诞生在大运河东岸的一个小村落。1966年，村里发生了两件大事：一是运河枯竭，“干河”之名由此而来；二是邢台大地震波及沧州，震撼强烈。于是，村里当年出生的婴儿增加了两个乳名：一个是我，唤作“稳地”；另一个则是“稳震”。

“干河”上有兄姐，下有幼妹。遗憾的是，他未满十岁便失去了父亲。

我称他父亲为二叔。二叔身材高大，长方脸型，肤色白皙，略显清瘦，堪称标准的美男子。他还有个外号，叫“张小心”。这背后的故事颇为曲折：

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乡镇称为人民公社，村为大队，大队又分设几个生产小队，社员的日常劳作由小队长统一调配。有一次，队长指派二叔去浇地，因抢水抢时间，水泵昼夜不停，连续多个夜晚都需要轮班值守。大家都说浇地是份轻松差事，但二叔浇地从不偷懒，既要照看水泵，又要改水口，忙得脚不沾地，十分辛苦。天刚蒙蒙亮时，一位邻居去二叔家借物，进门时恰巧听见二婶在屋里嚷嚷：“有这样干活的吗？快起来！穿着胶鞋睡觉，多脏啊！”二叔含糊地回答：“怕……漏电……”似乎又睡着了。不久之后，村里就传开了：“二叔怕电，穿胶鞋睡觉。二婶嫌脏，他说小心为好。”于是，“小心”这个绰号便不胫而走。

后来，我曾向当时的生产队长高大伯求证此事，他叹了口气说：“唉，这小子太认真了，晚上从不偷懒，照看水泵、改水口，一刻不停，真是累坏了。”

一次回村，我与“干河”坐在一起，聊起了往昔，问起“小心”二叔的离世缘由。

“干河”说：“当时，父亲不仅要养活我们兄妹四人，还要赡养两位老人，开销很大。听说沧州市郊有些地方饲料草短缺，需要购买，他觉得这是个商机，于是去黄骅等荒草丛生、庄稼不生的地方打草。白天烈日炙烤，晚上蚊虫叮咬，边打边晒，三四天就能装满一车。最难的是运回来，将干草扎成两个大捆，高过人头，绑在车后轮两侧，选择傍晚启程，一是傍晚海风通常会减弱，二是为了赶时间。几十公里的土路，坑洼不平倒也不算什么，最怕的就是顶风，几乎寸步难行，遇上大偏风，人得使出浑身解数稳住车把。难啊！但一斤干草能卖几分钱，一车草能换回十多块钱呢。

可问题是，他不愿多请假，因为不上工就没有工分。他第三次打草时，只请了三天假。回来后太累了，就没去生产队。队长派人来看，见院外晒着干草，他无力应答，只是满脸通红、支支吾吾。来人回去对队长说：‘小心’二哥怕热睡觉，勤快二嫂趁热打草。

为了不影响上工，第四次打草他只请了两天假。也许是草晒得半干，分量加重，回来时又赶上顶风，天蒙蒙亮才赶回家，到家就病倒了，不久就……就走了。”

我的“干河”玩伴眼眶有些湿润，自言自语般地说：“太累了，怎么就不懂得休息一下呢？俺爹没活明白啊……”

沉默片刻后，我转移了话题，聊起了他的近况：“哎，都过去了，你看你们兄妹几个多争气，日子过得多好。”

他缓过神来，似乎轻松了许多，开始讲述自己的经历。“我没办法，初中没毕业就帮家里干活了。我虽然干不了重活，但总想做点什么补贴家用。有一次，我独自走在运河岸边，看着河水从南向北默默流淌，不禁想起了小时候父亲牵着我的手去看运河上的船。他告诉我，船不仅能载人，还能载物，能把货物从遥远的杭州运到北京。冥冥之中，我似乎明白了父亲的意思：无论是人还是物，都不应局限于一处，要去它该去的地方，人尽其能，物尽其用。于是，我十四岁就骑上父亲留下的自行车，到各村送青菜。赶上大顶风，累得腿直打哆嗦，每蹬一下都得咬牙坚持……也就这么过来了。后来，我买了三轮车、手扶拖拉机，又换成了汽车，组建车队，发菜、送菜，从沧州到天津，最远到过海南、哈尔滨，几乎跑遍了全中国。”我望着这位年近六旬的玩伴，他的双眼充满了自信。

说起我们的小名，他笑了笑：“我得感谢长辈给我取了‘干河’这个名字，让我记住了自己生于大旱之年；是不是也提醒我们，人心如河，不能干涸、不能阻塞、不能停滞啊！”见我点头赞同，他继续说道：“我跑运输时曾沿着京杭大运河行走。从南到北，蜿蜒曲折，绵延三千多公里，河水或缓或急，流淌了两千五百多年。在山东以南，至今船行水中，车行堤岸。看到河水滚滚向前，我才真正感受到大运河的南北互通、势不可挡、包容开放、开拓进取的精神。咱们这儿的庄稼靠她滋养，咱们不也是喝着她的水长大的吗？”

突然，他话锋一转，对我说：“你的小名稳地，还有稳震表哥，不都像那首歌《祝你平安》一样吗？”

我们俩都笑了。顺着明媚的阳光，不约而同地望向大运河的方向。

—— 风物

迎客与送帖

窦高山

在北方许多地方，“客”字读作qiè，专用于称呼亲戚。这一发音在沧州方言中尤为独特，因为沧州人发三声的字并不多。将“客”如此发音，省去了人们过多的联想。往昔，运河两岸的人家遇有喜事，总会提前去接客；遇到白事，则要去送帖。那时乡村落后，通讯设备尚未普及，交通工具也不过是“大铁驴”。然而，那个年代的人们十分讲究：红事不接客被视为对亲友的不尊重，白事不送帖则被认为是逝者子孙的不孝。若不接客或不送帖，远亲不来参加婚礼或葬礼，还会挑剔主家的礼数，爱挑事的亲戚更会在背后说三道四。

喜事需提前数日安排近门的人去接客，但接的客并不会与接客者同行，接客更像是下通知。被接的亲戚人虽不到，但“礼”必须先到，他们会通过接客者捎回“压腰钱”，若正日子不能到场，也会顺便捎回礼金。礼金是相互的，基本上已形成习俗，礼尚往来，数额并不会太大。婚礼当天，若来了亲戚中的长辈，还需再掏“上拜礼”，小辈则可免。有的人家亲朋好友众多，接的客自然也多，即便有些远亲不来，村里那些爱说“怪话”的人也会调侃道：“八竿子打不着的也去接，他家接客就是为了接钱。”

白事通常在出殡前两天送帖，接到帖的亲戚，关系近的会马上来吊纸，远的则等到出殡那天再行礼。逝者一倒头，村里的办事班子便全部到齐，账房先生会根据主家待客的范围列出村名和户数，同时把主家的后代儿孙按顺序列出，开始出帖。先生写好格式后，会拿到村里的小学让写字好的老师刻印出来，然后再填写封皮儿。封皮儿用红纸条填写，粘在帖的表面，无论亲戚辈分大小，都要尊称为“爷”，以示尊重。

在村里，经常负责接客、送帖的就那么几个人。头天账房报到，他们会拿上名单或丧帖，白事领两盒烟，喜事则加两把糖块。第二天起早出发，早点在外面吃一顿烩饼或羊汤汤，费用可回账房报销。中午一般赶到哪家亲戚就在哪家亲戚家吃。起初，他们是骑自行车，基本上一圈下来得一整天。后来有了摩托、三马车，再后来有了面包车、轿车，效率大大提高。有了车，喜事接客便一男一女同去，年岁大的姑娘姑娘也能随车同行。乡村大炕烧得滚烫，坐在炕上打打小牌，一下子增添了喜庆的气氛。直到现在，谁家喜事还是去接客，但大都会提前打电话通知，不提前来或能自家开车来的就不走形式去接了。白事则告知能联系到亲戚的亲邻近丈，各自打电话通知。起初，一些古板的人家还有些纠结，认为不送帖显得对亲友不尊重，但经过一两件事后，大家便习惯了，没人再提送帖的事。现在都会视频聊天，坐在屋里便能知晓天下事，也没有人再挑剔，这种习俗已退出了历史的舞台。

村里常去接客、送帖的人们大都已老去，他们聚在一起时，说起谁家的老亲，要比本家的年轻人清楚许多。那时的联姻大都是亲戚介绍亲戚。一位姑奶奶嫁到一个村

AI 点评

《迎客与送帖》以沧州方言为经纬，织就一幅传统礼俗的温情图谱。作者以“客(qiè)”的独特发音为切口，撬动乡间红白喜事的集体记忆。文中细节如“大铁驴”“压腰钱”浸润泥土气息，表叔冒雪送帖的雪人意象尤显人情温度。作者在通讯工具的更迭中捕捉文明嬗变，摩托替代了腿脚，视频消解了封封，却在电子时代里留存了“亲戚链”的韧性。最妙处在于张三爷代写礼金的伏笔，将乡邻间的默契与狡黠化作一坛陈酿，道破人情往来的真谛：礼金可代付，但踏雪而来的情谊永远无法被数字替代。那些消逝的仪式，终究在血脉里延续为永恒的暖意。

—— 文讯

沧州市运河区作家协会成立

本报讯（记者魏志广） 3月9日，沧州市运河区作家协会第一届第一次会员大会召开，标志着运河区文学创作步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。65名协会会员及特邀嘉宾欢聚一堂，共同见证了这一重要时刻。

会上，审议通过了《运河区作家协会章程》及选举办法，并选举产生了协会的主席与副主席。新当选的运河区作协主席杨忠英作了表态发言，

她表示将带领协会深耕运河文化，携手共建文学的美好家园。未来，运河区作家协会将致力于构建多元化平台、培育新生力量、深化跨界合作，为运河区的文化强国建设贡献独特的文学力量。

运河区作家协会的成立，不仅为运河区的文学创作提供了更广阔的舞台，也为推动运河区“文化强国”建设注入了新的动力。